

好的文字不会老去

——读《朝着鲜花去：人民日报2024年散文精选》

廖毅

这些年，我养成一个习惯：每年读一册人民日报副刊的散文精选。从2021到2024，四本合集一本没落下。读得不算快，断断续续的，像是在时光里漫步。刚读完《朝着鲜花去：人民日报2024年散文精选》的最后一个字，合上书，心里生出一种久违的温润——像冬日里捧住了一杯热茶，暖意从掌心漫到指尖，再一点点渗进心底。

《人民日报》大地副刊的文字，向来有一种难得的平衡：既有家国格局的开阔，又不失人间烟火的细暖。这本集子收录了近百位作家的作品，篇篇用心，字字含情。读完之后，我迟迟不愿放下，仿佛那些文字还在手心里留着余温。

1

书名就是一篇好文章。甫跃辉的《朝着鲜花去》，我读了两遍，又忍不住读第三遍。

作者离开云南二十年了。年年返乡，岁岁归途。他把回家的路，唤作“朝着鲜花去”。从前是绿皮火车，硬座，慢慢晃；现在是高铁，快，稳，窗外的风景像被按了快进键。交通变了，日子也变了，但那份奔赴故乡的心，始终没变。

“鲜花”是什么？是故乡路边的野花，是田埂上的油菜花，是老屋檐下那株月季。但不止于此。“鲜花”更是埋在心底的乡愁，是隔着千山万水也要回去的那份执念，是平凡人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向往。

文章没有一句大话，没有一个华丽的词。就那么平实地说着回家的事，说着路上的见闻，说着父母的等待。可读着读着，眼眶就热了。原来，人生本就是一场朝着鲜花的奔赴。心里有暖，前路便是

繁花。

2

这本书里，山河万里，风物有情。汪渔的《大江由此东去》，写江水奔流，写两岸烟火。读那篇文章的时候，我仿佛站在江边，看见水天一色，听见涛声拍岸。江水日夜不息地东去，滋养着大地，也滋养着我们的民族精神。合上文章，那条江还在心里流。

陆春祥的《梅蓉的花海》和程红的《花的使者》，我是一起读的。前一篇写花海绚烂，后一篇写种花人默默耕耘。花海背后，是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；种花人手里，是对美好生活的温柔守护。两篇文章像两朵并蒂的花，一朵开在田野，一朵开在人心。

我格外偏爱马金莲的《麦田里的夏日》。她写盛夏的麦田，写风吹麦浪，写蝉鸣鸟叫，写农人弯腰劳作的身影。没有惊天动地的事，只有庄稼的生长、四季的轮回。可就是这些寻常的乡村图景，被她写得鲜活又动人。读着读着，仿佛自己也站在麦田边上，闻到了泥土的清香，听到了远方的蛙鸣。

烟火气，才是治愈浮躁最好的药。

3

如果说风物散文写的是自然，那么人文随笔写的便是光阴。

韩浩月的《城墙边的大同》，让我读了很久。他写大同的城墙，写砖瓦上的岁月痕迹，写古都的沧桑与新生。城墙还是那座城墙，但城墙下的人，一代一代地换了。历史在砖缝里沉淀，文脉在时光里

延续。读罢，我忽然明白了：山河风物之所以动人，是因为背后站着的人，和流淌着的岁月。

刘大先的《心月的辉映》同样让我久久回味。他写的是月，又不只是月。文章里，月光洒在山间、屋檐、水面，也洒在人的肩上、心上。作者以极细腻的笔触，写出月光如何照见一个人的内心，如何在寂静的夜里与人默默对话。那不是清冷的月，而是有温度的月——它照着故乡，也照着远方；照着孤独，也照着思念。读这篇文章时，我想到自己许多个望月的夜晚。

原来，月从不言语，却能映照出人心最深处的柔软。刘大先用文字把那缕清辉留住，让我们在喧嚣的生活里，还能抬头看一看天，还能在心里留一片干净的月光。

4

整本书读下来，百余篇文章，各有各的味道。但它们有一种共同的气质：真诚，温暖，向上。

不刻意雕琢，不故作深沉。写大江大河时有格局，写花草草时有细腻，写古城文脉时有敬畏，写凡人小事时有温情。每一篇都在悄悄告诉你：生活里藏着很多美好，人间值得你一次次奔赴。

岁月会老去，但好的文字不会。一本散文集，不只是文字的集合，更是一份写给时代、写给生活、写给美好的情书。

世间万物皆温柔，人间奔赴皆有花。往后余生，愿你我都心怀热爱，眼含温柔。不负山河，不负时光。朝着鲜花去，朝着有光亮的地方去。

在平凡的日子里，开出属于自己的花。



叠翠流银

黎玉松 摄

远近之间守真心

——读《于丹〈论语〉心得·交友之道》

刘才亮

午后书房，静得能看见光柱里尘埃缓缓浮游。案头这本《于丹〈论语〉心得》，经年翻阅摩挲，封面已浸出温润旧色。随手展卷，目光落在“交友之道”一节上。

人至退休，从纷繁的人情世故里悄然抽身。曾经喧嚣的面孔渐渐淡远，反倒几桩旧交、几段往事，在记忆里愈发清晰，如水落石出，露出河心几枚圆润坚实的卵石。再品古人交友箴言，早已褪去年少时纵横四海的豪情，多了阅世沉淀后的沉静，也添了识人辨心的通透。

人生行至后半程，行囊有限。浮名虚利、泛泛之交，终会被岁月慢慢筛落；真正稳住心境、做余生压舱的，从来都是几份经时光打磨、由阅历沉淀的真挚情谊。

于丹老师书中有言：交友贵在知心，更贵在识人。寻常一句，却如投石深潭，在我半生阅历的心湖里，漾开绵长回响。

年少走出水利校园，一身热忱闯荡，待人处世满怀赤诚。奔走于工地、会场、防汛堤坝，一路与无数人相逢共事。那时交友全凭一腔意气，以为杯酒相逢便是兄弟，言语悦耳便是知己。

历经数十年风雨奔波，走过工程攻坚的坎坷，尝过人情冷暖的滋味。起落浮沉间，才慢慢如淘金沙，从萍水相逢里甄别真心。

那些在我疲惫时默默顶班分担的人，迷茫时直言点醒、不随声附和的人，得意时由衷喝彩、失意时默然扶持的人，渐渐从世俗人脉的浮华里走出来，成为生命版图上无可替代的温暖坐标。

原来识人，从不是世故揣摩，而是流年里对人心性的静观照；知心，也不是表面热络，而是穿透世俗热闹，抵达彼此精神深处的诚恳与担当。

《论语》以“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”为益友准则。半生与江河为伴、和工程相守，我对这三字，有了最朴素的切身体悟。

直，是并肩守堤时，同伴对疏漏处直言规劝，不遮掩、不敷衍。

谅，是工程遇挫时，彼此无须多言，一个眼神便心宽厚、彼此信任。

多闻，不必学富五车。更多是水利前辈、老工程人言谈间，藏在图纸之外的山川习性、处世阅历与烟火智慧。

与良友相交，如入芝兰之室，久处不觉暗香萦绕，心性却悄悄被熏染得端正、沉稳、有韧劲。

反观那些流连酒桌、止于利益取舍的虚浮之交，恰如孔子所言损友，徒有表面热闹，终究滋养不了内心，丰盈不了生命。择友，实则是为自己的精神天地，择一方相宜的水土与清风。

真正的朋友，是生命里的不期而遇，更是岁月中的久处不厌。

他不居于生活中心，却始终安放在人生安稳的象限中。意气风发时，不必高声追捧，自会适时提点、守住清醒；低谷落寞时，无须甜言宽慰，只默默相守、踏实相扶。

彼此自有一份恰到好处的分寸：不贸然闯入对方生活，却能深切体谅彼此境遇；不必刻意频繁联络，久别重逢依旧言语相契，仿佛昨日才作别离。

这便是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最好的现世诠释：淡，是褪去功利杂质的澄澈通透；水，是温润包容、绵长不绝，顺着岁月河道静静流淌，静水深流，情深无言。

退休之后，褪去职场喧嚣，日子如江面般平缓安闲。我主动疏远那些需要勉强维系的人情牵绊，

反倒与几位老友、邻里，生出朴素亲厚的交情。

清晨约一二故交沿江缓步慢行，不谈俗事纷扰，只看云影山光、流水清风，便觉心意相通；午后与邻里围坐煮茶，闲听市井见闻，漫谈读书心得，彼此松弛自在，随心而语。

这般相交，卸下世俗身份，放下心中设防，只剩人与人最本真的相知、相惜与接纳。

慢慢懂得，交友的至高境界，从不是强求身边朋友众多，而是无论周遭热闹与否，内心皆无孤寂荒芜。那些经时光检验的真心，早已化作心底一抹温暖底色，让人内心自足，亦能温柔从容地与世间相守。

半生与人相交，终悟处世智慧，藏在宽与守的平衡之间。

宽，是体谅。明白“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”，朋友之间，难免有分歧、过失、误会。不苛求对方完美，不纠结琐碎小事。多一分体谅，便少一分摩擦；多一分包容，便多一分暖意。这包容，是知世故而不自世的温润慈悲，接纳友人本真模样，欣赏其光华，也涵容其棱角。

守，是底线。是立定本心的边界，是立身行事的操守。不因私谊而模糊是非，不因亲近而失了尊重。守住人品，守住初心。具体而言，就是不背后议论，不搬弄是非，不辜负信任，不背弃情义。

人心如镜。以纯粹待人，未必尽得同等赤诚；但心性相投、三观同频之人，自会相互感应、彼此共振。在漫长岁月里，合奏出安稳绵长的生命和声。合上书卷，暮色漫过窗台，为书房笼上一层柔和暖光。远处剑江流水隐隐入耳，悠悠不绝，是尘世生生不息、又恒久沉静的清音。

半生风雨行舟，阅过尘世千帆，终于了然：世间至真情谊，不是初见时的烈火烹油，而是繁华落尽后，彼此眼底未曾黯淡的诚恳；最牢固的牵绊，从来不是名利身份的外在绑定，而是两颗素心，在各自人生修行路上，遥遥相望，默默共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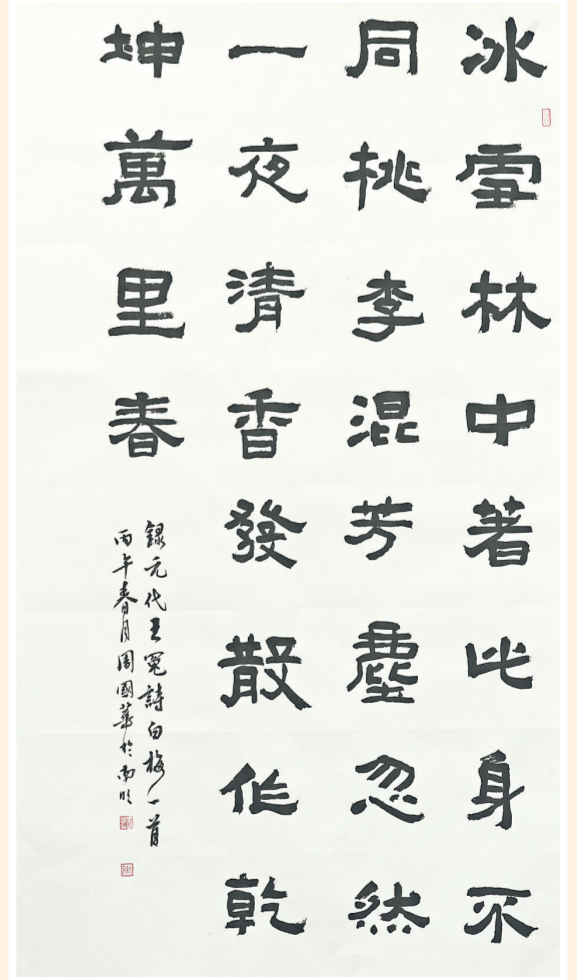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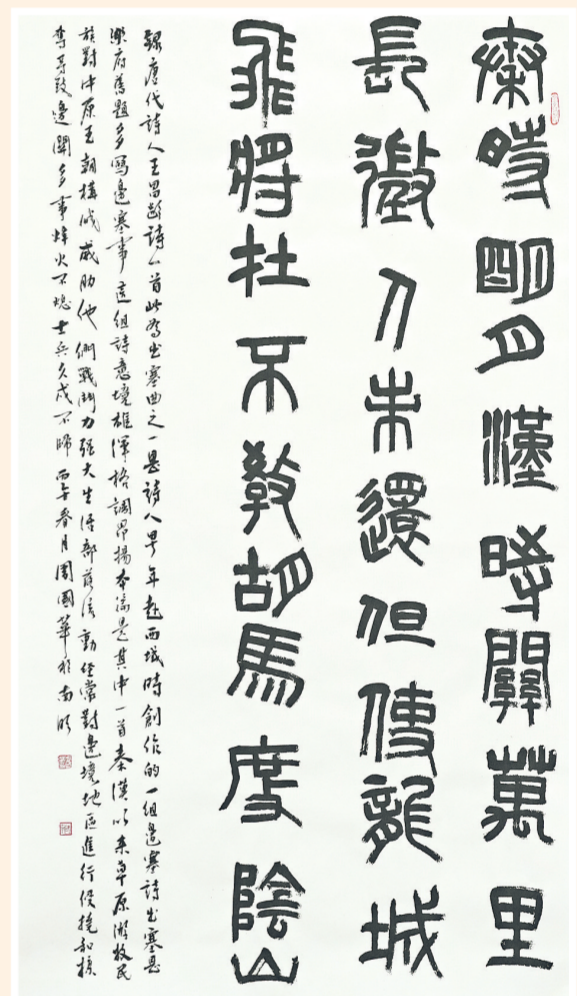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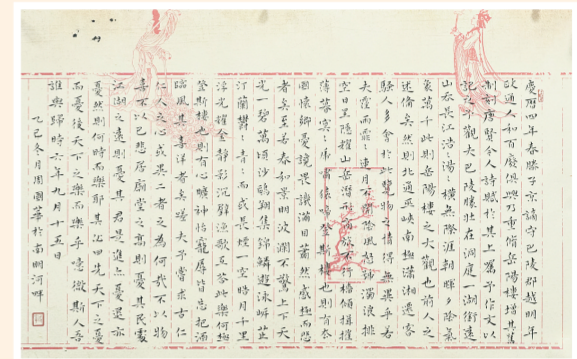
往后岁月，愿以真心为舟，以分寸为桨，游走在人情远近山水之间。不汲汲于刻意相聚，不惶惶于自然疏离；常怀一份肝胆相照的赤诚，守住一段清辉互映的距离。

如此，既能邂逅灵魂契合的知己，亦能安顿内心，安然自处，温柔与岁月同行。

书家简介

周国华，男，籍贯安徽关，字墨涛，号研墨斋主。软件工程、企业管理双业。自幼重国文，广阅经典，酷爱书法，为弘国文，扬书艺，丙午春于筑创办“研墨斋国学书画艺术馆”。

书由篆隶入，正血脉，篆字源、悟书史，喜豪放、大气、古拙、厚重之书风，尤爱魏晋钟王行楷之美。谓书贵自然，文化乃书之根，书之底蕴亦文，若无内涵之文，难以塑其形，难以现其韵，妙品亦文俱佳之盛筵，以现作者对书与文的相知之境。



周国华 书